

雲中岳 著

霸海風雲



貴州人民出版社

霸海風雲

作者

雲中岳

貴州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一个奇人、一段奇情，一个撼人心脾的故事……。

明朝年间，在黔滇交界的胜境关、在高入云表的重山峻岭，一双俊美的绿衣爱侣以侠义之勇从路贼刀下救了一对姓华的青年伉俪，而另一个武林高人号称四海狂客的又解围遭劫的绿衣侠女百花教主，使她性命得保六甲无恙，从此，她们隐身化迹江湖，以报夺夫杀父之仇……。那被绿衣侠士所救的华氏夫妇也喜得俊童、名号“逸云”即为纪念救命恩人而起。那位四海狂客却因不慎中贼人巨毒而命危茕茕，恰好被华氏父子相遇施奇药以保全性命，从此，他授绝技于小逸云，这位俊美少年天姿聪颖、又喜得另一位世外高人真传，终于，才俊而武功绝伦。在他弱冠之年为了却父母的情缘、为了完成恩师的使命，他闯入了江湖，演绎了一个天功神威、情仇别恨的传奇故事……。

这里有人间的情与爱，这里有魔域的恶与淫；这里有神剑刃为正义而血染贼巢、这里有狼牙魔棒为淫恶在残杀无辜；这里凶山恶水、花奇林幽，剑芒鬼影晃于城宇魔窟、情谊友谊见于武林中人，终于，邪不压正，武林败类途穷而命亡！

少年才俊兮、武功盖世，情浓意重兮、似海何深！然而，情未酬英雄魂难留……。

小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各异、形象传神，语言简洁，俊丽，爱憎分明。作者以传奇夸张之笔描写了中华武林、武术的侠义神功，令人读后欲罢不能，可读性很强，是同类小说中的佼佼者。

目 录

一、归正途 遭群魔	绿衣伉俪行侠义 仙僧解救得千金	1
二、奇青艺 美逸云	一株救得狂四海 二奇携育得传人	42
三、隐身形 探机缘	暗发奇功巧护镖 艾家山庄结如黑	82
四、巧施计 细追踪	贼人自戳雪仇恨 寻镖途中惩恶僧	121
五、哄中哄 乱中乱	如烟姑娘乱点火 九叶灵芝重回手	160
六、诛贼顽 施春雾	地煞夫人吐怨气 桃花仙子淫五道	198
七、冤煞人 解急情	武当布阵荒坟场 哥俩横扫众掌门	237
八、认恩情 露眉黛	逸云拜见伍云英 如黑英伤显女身	276
九、情衷情 义中义	两心私下订终身 少年暗中助神力	322

十、苦鏖杀 寻如黛	武林豪杰战群魔 麒麟夫妇唤娇儿		338
十一、遭横祸 中阴毒	黛妹蒙辱欲绝世 芸姐红颜几垂危		354
十二、踏千山 缘美事	逸云奋身觅解药 前辈赠宝化新欢		392
十三、狂二魔 正儿郎	密林深处施淫法 天心洞里得天心		433
十四、气浩然 清门户	美少年闯桃花谷 真弟子除恶徒僧		471
十五、三对阵 掉轻心	云奇智勇化干戈 金像道途归少林		508
十六、杀淫贼 施春威	老少侠女雪耻辱 桃花仙子乱武林		549
十七、报前情 寻恩人	江郎冒死救逸云 云黛愤极开杀戒		587
十八、破虎寨 会伏牛	桃花仙子霸武林 逸云姐弟过桐柏		625
十九、陷重围 克金凤	女妖硬留三姐弟 伽蓝神刃放光芒		646

二十、三印证 坠寒洞	逸云痛别碧芸姐 兄妹夜闯白骨谷		673
廿一、情切切 气铮铮	寒水潭黑意绵绵 白骨谷外志恢恢		706
廿二、掉金像 挥风讯	狂泉误中美人计 爱侣励惩三小混		748
廿三、惩恶混 捣贼巢	三杰客店显威风 巾帼联手对群魔		789
廿四、遇怪人 遭天劫	死水何崖化奇功 忘我山人铸奇冤		833
廿五、情烈烈 意灰灰	绢绢痴女竟折腰 铮铮儿男醇四野		916
廿六、恨终了 情未酬	千芝怒斩贼泉首 万唤难留英雄鬼		958

归正途 绿衣伉俪行侠义 遭群魔 仙僧解救得千金

暮春三月，江南是草长莺飞，而云贵边区，却依然霪雨连绵，寒风料峭；山区里，积雪还未化。

黔滇交界处胜境关，以西是高入云端的丛山峻岭。

这一带的气候委实讨厌，真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可是这天却是晴了。

两匹俊马出了胜境关，沿大道进入丛山向西悠然赶路。右面那匹枣红健马上，惬意地坐着个二十三四岁少年郎，剑眉入鬓，星目隐现异彩，玉面朱唇，恍若临风玉树，俊美绝伦。他外罩墨绿色披风，内穿同色劲装，同色鸾带同肤色快靴，端的英风超绝，仪表出尘。鞍旁插着长剑，鞍后是长条子马包，看去定是赶路的武林朋友。

左面马上真抢眼，喝！是个俊少妇。美！真是美！春山眉，大眼睛像一泓秋水，瑶鼻下是颗小樱桃儿，颊旁两只笑涡儿，半露着半弧贝齿儿；真糟！凛冽罡风不识相，怎不怕吹破了她那不禁一吹的粉颊儿？

她，一身翠绿劲装，将外面的大氅，紧紧裹住她那娇美婀娜的身躯，马镫里那双翠绿弓鞋！天！再小的尺来量也不到三寸，小得可怜生。

别认为这朵嫩花娇滴滴，可是却带着满身刺，扎手得紧，不见她鞍旁的长剑，肋下鼓鼓的暗器囊，小小弓鞋前那锐利如刃的铁尖儿么？

在这边荒之地，哪儿来的一双金童玉女？说起来，简直吓人大一跳。

男的是近五年来，崛起武林的后起之秀，技臻化境震慑江湖的一朵奇葩，绿衣剑客方逸君是也。其实他为人并不可怕，行道江湖绝不滥杀，即使是万恶之徒落在他手中，除了被毁去武功外绝不会丢掉老命；所以五年来，他的名号确是够响亮。

至于这一朵娇花，乖乖！确实令人又爱又怕，提起来心痒痒却又胆寒。她是谁？横行江湖五六年，以艳冶淫荡名满天下的百花教教主伍云英。

一年前，百花教主公开宣布解散，武林为之轰动，尤其是与百花教主有关的江湖朋友，理会是大失所望；等到他们确知百花教主改邪归正，下嫁了一代奇侠绿衣剑客时，酸甜苦辣的滋味，在每一个人的神色中都可明显地看出。

绿衣剑客是四川夔州人氏，结婚刚满一周年，这次在武昌府一门远亲中欢度新春，突然接到一位好友传来的警信，说是有人纠合几位早年的恶贼，要对他俩不利，要他们小心，免得被人暗算。

绿衣剑客在夔州本无亲人，而百花教主的教坛重地在雪山百花谷；也由于百花教主身怀六甲距临盆之期已是不远，不宜动刀动剑与那些恶贼争一日之长短。夫妻俩一再商量，决定尽速赶回百花谷，不必和那些恶寇拼老命。

正是生有时，死有地，半点不由人；你不想杀人，人家却要你的脑袋，这道理真说不清。

过了胜境关，大道蜿蜒盘山而上。这座险恶峻峭的大山岭，就是乌蒙山的余脉；这一段土名儿叫七星山，一直向东南伸展，东脉直入贵州地境，只见山外有山，岭外有岭，叫人看了直摇头，马儿也吃不消。

夫妻俩并辔而行，进入了云南地境，沿途不见敌踪，他们大放宽心。大道向上盘升，百花教主突然一蹙秀眉，用手按住小腹，

对绿衣剑客似嗔非嗔地说道：“逸君，都是你不好。”

绿衣剑客看了她那逗人爱煞的媚劲儿，惑然道：“亲亲，我怎么不好？”

伍云英蓦地脸泛红霞，噘着小嘴儿说道：“小家伙在那里面踢腿蹬拳，准是个不安分的小东西，教人多难受嘛！怎么不是你不好？”

这时正在下坡，绿衣剑客呵呵一笑，凌空飞腾而起，轻似鸿毛落在她身后，一手挽住她微突的柳腰儿，一手探囊取出一颗白色腊丸，捏碎腊衣，温柔地送入她樱口中。在她耳畔柔身地说道：“亲亲，哥不好，以后责罚哥吧！先吞下这颗安胎丸，小东西会安静些的。唉！长途跋涉，苦了你了。”

伍云英偎在他怀中，用梦也似的声音说道：“哥，大概十天后可以回谷了；以后我你不再出山，在这世外桃园里安度余年，有你在你身边，一切我都不在乎了。哥，你快做爸爸了，你说，是娃儿好，还是丫头好？”

“亲亲，给我生一个像你一样美的天仙，好么？”

“不！要像你一样的雄壮英俊小逸君。”

“哈哈！我准会如愿以偿，你别想。”

她撒娇地一扭柳腰，不依地说道：“胡说！我要娃儿。”

“我绝不胡说，听人说，脐儿尖尖，必是千金，所以必定是个天仙。”他的左手轻轻由腹脐上往下滑。

她嗯了一声，将粉颊藏在他颌下，闭上双眸，用玉手虚拦他的虎掌，呢声轻说道：“哥，不要……唔！”

他亲了她一下，甜甜一笑。马儿踏着轻快的碎步，向山嘴驰去。

绕过山嘴，官道又向上升，林木一片新绿，由路右崖上向下伸垂路中。

“亲亲，小心了！前面林中并无鸟雀清鸣，定然有人隐伏在内。这儿上不沾村，下不近店，绝无樵子采薪，我得先走一步。”

声落，人凌空升起，落在他自己的坐骑上，抓过马儿头上的缰绳，双腿一夹，泼刺刺向前驰去。

伍云英一抖缰，随后跟上。

蓦地里，崖上升起一声长笑，直薄耳膜，显然发笑之人中气充足，定不是等闲人物。笑声一落，宏亮的嗓音倏扬：“老爷生长在山边，只爱娇娃不爱钱。呔！你这根岔枝儿，老爷非砍掉你不可。”

声落，“咯嚓”一声，一棵海碗大的巨树，“哗啦啦”向路中飞落，差点儿把绿衣剑客连人带马压个正着。

马儿一声长嘶，后退丈余。

绿衣剑客剑眉一轩，说道：“阁下下来罢！方逸君早就料到有人等着。”

“哈哈！咱们也不想偷偷摸摸，谁教咱们与百花教主是老相好呢？哥儿们，亮相啦！”

声落，衣袂飘风之声大起，人影乱闪，出来五六个彪形大汉，往路中一站。

头一个豹头环眼，身高八尺，像一座小山，粗如树桩的膀子，倒提着一把沉重的开山大斧。

第二位年约三十上下，白净面皮，鹰目放光，身材也在七尺以上，腰带上，插着一柄沉重的铁佛手。

第三位年约二十五六，一表人才，可惜目显阴森，唇薄如纸，身材也有七尺以上，手中挥着一把钝钢阴阳扇。

第四位是个老道，年在三十上下，穿着大红道士服，腰悬宝剑，高个儿，鹰嘴勾鼻，面色发青，一双山羊眼阴晴不定。

第五位是和尚，年约四十余，身穿皂常服，倒拖一柄镔铁方

便铲，脸团团，腹大腰粗，酒糟鼻狮子大嘴，一双小眼睛眯成一条缝，像条肥猪。

绿衣剑客若无其事地，高踞鞍上淡淡一笑喝道：“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方逸君幸遇幸遇。”

豹头环眼大汉嘿嘿一笑，掂了掂开山斧，说道：“阁下当然幸遇，等会儿你还有不幸呢。喂！方夫人，你真那么傻么？放着好好一个教主不干，跟着这个小王……”

八字还未出口，三道棕影一闪而至。他不傻，猛一挫腰，开山大斧向棕影疾拍。

“叮叮叮”三响，他咚咚咚地连退三步，坚硬的地面留下了近寸深的履痕。他感到手膀一麻，大斧几乎落地，低头一看，不由脸上变色，三根长有六寸的棕色鬓毛，插入斧中半寸有余，你在晃动不已。

“花花太岁，你最好少胡说八道。”方逸君仍在冷笑，剑眉一轩，又道：“方逸君对阁下伏牛五霸并无仇怨，你再出口伤人，休怪方某得罪你了。”

花花太岁恼羞成怒，拔掉马鬃阴森森地说道：“百花教主跟我跟我桑璞三月，我传了她武林绝学混元气功，功成她就一走了之，将三月枕席之情付诸流……”

绿影一闪，向花花太岁射来。

花花太岁骇然一惊，将话哽咽回喉内，退后三步，横斧以待。其余四人同时一分，纷纷掣下兵刃。

方逸君剑隐肘后，在众人丈外昂然屹立，朗声说道：“诸位可说皆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豪杰，自应有豪杰襟怀。不错，拙荆当年飘荡江湖，有失检点，但自委身方某之后，解散百花教，重新做人，甚至退出江湖，做一个贤妻良母。俗语说，回头是岸；又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诸位都是一代英豪，尤其是武当三阴一绝无为

道长，少林的悟非大师，皆是世外高人，最重因果，度化孽海之人，怎么不许拙荆去恶从善，重新做人呢？实令方某大惑不解。”

“姓方的，你少说废话，道爷我号称三阴一绝，岂是度化凡夫的人？”老道恶狠狠地说，又道：“那浪货学了我武当绝学一无掌，一走了之，你道我能甘心么？”

“哈！我酒肉和尚亦与无为道兄有此同感。我少林的轻功‘流水行云’连俗家弟子也仅传六成，那泼妇在我这儿骗走了全部心诀，扎起裙子一走了之，佛爷怎肯干休？”酒肉和尚说完，顿了顿铁铲，深入土中近尺。

使佛手的家伙也一撇嘴说道：“有道是一夜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海洋深，岂知这小妖精恁地忘恩，害得我找遍了天下十三布政司和南北两直。找得我逍遥鬼晏常山好苦。”

拂着阳扇的青年人也说道：“我玉面鬼查岚何尝不恨？三颗师门至宝赤火流光弹全给她骗走啦，怎得不恼？”

百花教主伍云英在马上羞愤交加，粉脸铁青，慢慢地扳鞍下马，向前轻移莲步。

方逸君忍着无名火等他们说完，虎目一睁，神光倏现，一字一吐地说道：“诸位，这些事在下皆知甚详；请教，是拙荆迫逼诸位将绝艺交出的么？”

“哼！谁敢迫咱们交出？”众人齐声傲然地答。

“那请别多费唇舌，方某替你们汗颜。诸位到底意欲何为？请划下道来。”

花花太岁冷笑道：“咱们千里追踪，你说所为何来？”

逍遥鬼也哼了一声道：“姓方的，你最好夹尾巴滚。”

玉面魔阴阳怪气地说：“叫宝贝儿重振百花教，查太爷对粉齑雪股大感兴趣。”

酒肉和尚哈哈一笑道：“从前，教主雨露遍施，我和尚却不在

乎，只消他再陪陪佛爷三月，于愿足矣。”

三阴一绝冷森森地向刚走近的伍云英说道：“教主，你别打主意躲，天涯海角已无你容身之地，除非你死了。你也别希望不跟咱们走，你的大援早就没啦！在中原和江南，贫道知道你朋友众多，玩伴无数，所以不想打草惊蛇，直追随你俩身后到这人烟不到之处等候。教主，你别认为到了你老巢左近，便可以安全了。正相反，乃是步步危机。跟我们回去重创旧业算了，你年不过二十五，再过十年收山并不算晚，何苦放弃人生至乐，让那小子独占禁裔……”

响起一声风吟，百花教主掣下一把寒光闪烁的长剑，面泛杀机跨前三步。

“云英，交给我，你到坐骑旁等我。”绿衣剑客将她拦住，一面说一面示意她后退。又对众人冷笑道：“诸位越说越不像话了，看来方某得惩戒你们啦！你们是按江湖惯例一个一个上呢，抑或众打群殴？方某接着就是。”

五悍寇互相地打眼色，一声虎吼，花花太岁、酒肉和尚、逍遥鬼，三人快逾电光石火，向前猛扑，一斧一手一铲荡起阵阵罡风，同时攻到。

银芒一闪，绿影倏动，千百朵白莲向四面狂涌，剑啸刺耳，四个人展开抢攻。

片刻，银芒愈张愈宽，在三般重兵刃中矫若游龙，把三贼迫得不往后撤。

玉面魔心中一凛，暗说：“这小子果然棘手，名不虚传，不出手是不可能了。”便向老道一使眼色，蓦地阴阳扇一领，向一旁神情紧张的百花教主扑去。

老道长一挥，一招“飞虹贯日”倏出，身剑合一向百花教主急射，一面大吼道：“跟道爷走！”

“噗”一声闷响，接着一声惨嚎乍起。玉面魔去势太急，百花教主似若未觉，待近至八尺时，阴阳扇递出一半之时，玉手在披风里一动，一颗淡淡红影快逾电闪，直向阴阳扇护住胸腹，想旋身向侧方扑近。

岂知他迟了半分，淡淡红影射中阴阳扇，闷爆之声随着熊熊烈火，击碎了纯钢的扇面，玉面魔顿时变成一只火球。

这乃是眨眼间事，老道还未弄清怎么回事，“飞虹贯日”行将攻到百花教主的身侧；狂叫一声起，他骇然一惊，收招已是无及，只好一咬牙，力贯剑尖，仍向前急点。

寒芒一闪，“铮”一声金铁清鸣，双剑交错，接着是老道横剑飞退。

“哪儿走！”

百花教主娇叱一声，如影附形追到，寒芒如经天长虹，奇疾无比飞射而至。

老道被震得虎口欲裂，气血翻腾，退了近丈方将身形隐住，寒芒已经袭到。

老道练有旁门的三阴手，和那把剑中套的绝着。三阴手袭人之时，令人毫无感觉，用来暗算对头，足可使对方在一个时辰之中，血脉自然凝结而死；他那把长剑的剑尖，可以突然吐出六寸之长。高手拼搏，生死一念之间，假使能突然伸长六寸，结局不问可知。这是他三阴一绝绰号的由来。

百花教主以色换艺，她为人聪慧，身获各家绝学，而且难得的是她门门皆精，没有杂而不纯之弊。她与牛鼻子有一段长时间同衾共枕之缘，牛鼻子有多少斤两，她岂有不知之理？扑上的瞬间，她粉面杀机怒涌，存心毙敌。

牛鼻子正想将三阴手拍出，目光一触她那杀气腾腾的神色，不由心中一凛。